

理

學

逢

源

理學逢源卷之八

婺源汪

紱

原名燦

人集

後學董昌璵厚

外篇

王道類

經地畫野

理財制用

立學興教

經地畫野

王者綜理天下則必以天下與天下公之而後天下以無不治與天下公之者以天下人民與天下治之畫天下土田與天下均之奠天下封疆與天下守之而已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則封建井田其不可廢也上古黃帝畫野神

理學逢源

卷之八

王

敬業堂

農教稼草昧之治法制未詳然九區而治之則井田封建
已有其兆爰及唐虞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於是庶土交正
而民業定則成賦而惟正供錫土姓立師牧而建國之
制亦以詳焉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雖制度不同要之田均之民無多寡不均之患民有
恆產無廢業情遊之失也周徹之制鄉遂用貢見於司徒
而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都鄙用井見於考工而詩曰
中田有廬又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兩我公田遂及我私
典籍雖廢此其可徵也貢徹雖殊分田則一而內外之不
能不異其制者則因地以制宜先王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殷人助法想亦與周不遠惟貢法則無公田然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有畎有澮有溝有洫以正疆界以備旱潦由是觀之雖貢亦井也迨夫阡陌既開於商君井田遂廢於天下東西為阡南北為陌蓋井地之大略千里為圻依川為限天下大川多東流阡順川流故東西曰阡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地勢多北高南下川東流則澮南流矣故南北為陌也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澮南流則洫東流而成間橫計三千畝亦東西為阡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洫東流則溝南流而井間縱計三百畝亦南北為陌也詩曰南東其畝亦是如此山川之間不能正方如畫棋局而經界則欲其方直使井地得均故阡陌之外有不成方者則棄之或以供圭田餘夫而不取其稅商鞅開阡陌則盡其餘地而無復經界之限矣此所以阡陌規一時之利為萬世之禍井田之既開而井田遂盡壞也

制渺乎其不可復唐高祖定均田租庸調法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

王... 九...
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地所宜綾絹純布歲役二旬
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
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
上免調損七以
上調役俱免 幾於有志民生者迨其後兩稅之法與而

世業口分亦盡廢宋王安石欲方田均稅矣然青苗均輸

諸法則行之惟恐不力而方田均稅究未見其實有所行

蓋安石志在興利非真有志復古而制民產以厚其生也

橫渠張子慨然有志於茲而未獲成其志然卽其說觀之

亦足以見設施之畧矣呂氏曰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

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

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

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

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

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累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

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蓋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乃世之言治者則以井田爲必不可

復試爲思之則井田之難復有五一則曰富人之田不可亟奪一則曰經畫之勞難於更始苟非其人事偶不當則弊竇百生一則曰民庶且繁百畝難於徧給一則曰南北異宜山澤險阻之區難於用井一則曰古今異治公田之粟難盡輸於畿甸而獨是富民之田誠難急奪然設以爵賞招之使能以私田上官者稱其多寡予之爵秩爲義民倡又或卽以富民之田頒之富民之子弟宗族鄉黨勸之

爲孝友睦婣任恤又或以貲收民之田則富民之田烏在
其終不可出歟經畫之勞誠非一手一足之爲烈然昏墊
之日大禹能以一人平成之詎今日已成之天下而反不
能以續定之惟得人之爲要也况旣授田於民則即使受
田之民與之致力溝洫民誰不忻然鼓舞者天下之地大
縣百里中縣六七十里小縣四五十里天下之民大縣十
萬家中縣五六萬家小縣三四萬家百里之縣城郭都邑
山林川澤三分去一度可爲田六百萬畝足贍五萬餘家
十萬之家爲農者半外此則山川林麓皆可授民以定其
產餘則工商賈及庶人在官者各有職業民安見多田安

見少大抵東南民庶西北究多荒落定民產者不妨轉移於其間其或不充將毋減於百畝之數要期以平穀祿使無貧富不均之患已耳總之以天下之土養天下之民而必無不足若謂民多田少不足以分給則未聞今有不食五穀之民而求食於大地之外也中原平曠因勢形便井無可疑山澤之區難於用井則擇可井者井之餘不妨截長補短以積百畝之數天下固無死法也至謂公田之粟難以盡漕則近水者無不可漕而不近水之方雖不井亦不漕積粟豈無可變通究之井地之法實與封建相爲表裏封建則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民數民田近而易核各君

其國各子其民俾之制民恆產亦切己而罔有偷心不然則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欲復井田而其欺蔽紛更之患自有難於窒塞者此井田封建之所以必並舉兼行而不可偏廢也封建之法自唐虞以及三代未之有改然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蓋就其民所宗戴而範以王章而錫土姓則未嘗不有分封戮防風則未始不有征伐及夫商周之際天下千七百國是夏商之衰強國已多兼井而非其舊周人更建宗藩使之大小相維制莫詳於周禮自夫下堂失禮苑柳興譏而諸侯始有背畔者然周自文武至於幽王歷年亦已三百矣周之東遷晉鄭

焉依而子頹叔帶之亂悼敬之禍成周之城尚皆有賴於
侯國焉借使非眾建諸侯則周祚之亡或不在八百餘年
之後矣秦滅六國而郡邑之此固氣數所趨事勢有必然
者然暴秦何足言而先王具有成憲何不師三代而師暴
秦也漢高祖以收韓彭之力是以分封過大此亦事勢使
然朱子曰人說漢祖封國過大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
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許多人來便所得地又未定是
我的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
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家子弟也自要狹
小不得須是教當然懷服輯和以漸分之豈遂無術而乃
忌刻爲心詐力相使此非封建之咎而處之已失其道也
迨其後親藩亦已削弱而西漢移於外戚東漢亂於常侍

失於強臣魏無尺土之封而困於司馬晉以親王擅政而自相屠戮何制之不善乎唐太宗有意封建而魏李諸臣

無足與語

蕭瑀云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故大

宗使羣臣議之魏徵李百藥以爲不可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其後上詔宗室羣臣襲刺史于志寧馬周又皆上疏爭之謂堯舜之父猶有朱均而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乃詔停之嚮使封建果行則

賊后諒亦未得誅夷宗室幾盡阿犖山勢亦何自猖狂而惜乎其不行也以至藩鎮之橫帝制自爲家奴之權門生天子得失果安繫哉宋無封土亦以削弱偏安明初封國過有甚於漢高而宗藩逞亂厥後以土崩於流賊然則禍

人國者豈在封建歟蓋亦反其本矣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人眾矣以天下之大天下之民之眾而欲以一人徧撫之使事權歸於一己則上德之不徧於下宣下情之難畢於上達勢也是故惟使之各君其君而後知不獨君其君使之各子其民而後能不專子其民先王眾建諸侯凡以大公天下原無自私其家使萬世子孫長爲天子之見後世以天下爲己私而無大公恤民之志則唯恐大權分落無以善後而不知洪圖天命只屬矯誣究之天命匪謬歷年終以不永其得失有較然者噫三代而下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如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而有盡心民瘼求爲

三代之治者伊何人哉是故自井田之制不脩則君有民而無民何則其本搖也自封建之法不講則民有君而無君何則其情睽也果其行井田之法則本業重而逐末寡民有恆產而有恆心衣食足而知禮義而又於大郡都會之處則什一自賦以作軍於縣邑闢野之區則九一而助制以井邑邱甸民數戶口之實可計道里廣狹之度可稽山川險夷之形可識而封建之法亦以可行行封建之法則民情得以近達於君君得以民功自達於天子而下情達而上德宣使大國無過一郡小國食縣要害之地名山大澤則天子建尹立監仍自治之宜久其任於是各使之

制民定產則情實以近而詳形勢以親而得設施以專且久而成而無苟且蒙蔽之失而井田之制亦以定此井田封建之所以必相因而並行者也曰不行封建則守令可惟其賢封建行則諸侯繼世能必嗣君之賢而無遺一方之虐乎曰唐宋不封建矣守令可必賢哉天子亦繼世也能天子而必其賢哉古先王之教世子大傅少傅以養之太師太保以輔之入學序齒以教之詩書禮樂以涵濡之雖有中材可克負荷况巡狩而慶讓行述職而車服庸天子未嘗不一統也此學校之所以又與封建井田相需而不可廢也

易井卦大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盡力溝洫省耕省斂所以勞民使之相友相助所謂勸相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三農園圃虞衡藪牧皆生財者也而農爲重百工嬪婦治材者也商賈通財者也穀爲厚生之主而蔬果材木鳥獸布帛則厚生之輔化材爲利用之資數者相須爲

廛里任國中之地

廛市宅之里間黨之里

以場圃任園地

園地地之宜蔬果者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鄉遂在田之二畝半及土

及賈人之在官受祿者其田祿取于近郊五十里之內也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

郊之地

官田庶人在官者所受之祿牛田牛人之田賞田王有所特賞之祿牧田牧養六畜者之田祿皆取

給於遠郊百里之內也○王畿千里百里爲郊郊內地方

諸侯之郊內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遠郊之外曰甸六遂之

則不能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家邑大夫之采餘地也

以小都之田任

縣地

小都孤鄉之采四百里曰縣

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大都三公之采五百里內曰疆

凡任地國宅無征

國宅國中卿大夫官府之治及其所居宅也

園廛二十而一

其利薄也廛征之工賈園征之場圃

近郊十一千什一自賦更無雜征遠郊

里學逢原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十

敬業堂

二十而三

六遂之民什一自賦之外遇有軍旅之歲則有雜征大約二十而三也

甸稍縣都

皆無過十二

國門之外田賦止於十而取一而軍旅之歲夫征出禾二百四十斛芻乘二百四十六釜

米十六斗

給衛役故約言之無過十二然此非常瀆言雖

有他役亦無過是耳

若惟正之供則止于九一而助什一

自賦也

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利厚凡宅不毛者有里

布凡田不畊者出屋粟

三夫爲屋屋粟三夫之宅稅也

凡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

不事職業則仍責以有職業之賦也

以時徵其賦

總謂上文之賦

此經畫畿內之地遠近職業輕重之宜也王畿之有鄉

遂甸稍縣置猶畿外之分侯甸男采衛蠻彝鎮蕃九畿

也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畊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

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征其器物貨賄即以其器居塵之

賦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即以鳥獸當牧地之賦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此卽布縵之征五畝之宅之賦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以其物當山澤之賦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畊

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因其廢職而恥

之繼

此卽九職任民之事閭師近民而得體察之詳以行其

政也

以上總言任土養民之事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畧不入滂池魚鼈不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古者勞農勸相有田畯以督之

田畯之官不見于周禮意者在鄉遂則比閭之

長在都鄙則邱甸之長皆田畯也

野虞行田原以勞勸之司徒又行縣

鄙以勉作之

月令文

省耕省斂天子親之不足則補助之

此所以趨時赴功家無懸耜也山澤皆有厲禁

見鳥獸後

草木皆取之有節用之有時

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鴻

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鬻於市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六府之所以脩非徒

愛物也爲民留不盡之藏而使之不竭於用也夫天地生物本足以養天下之人而人自暴殄之無怪乎民生之日促矣先帥民以樽節而後盡經制之詳此孟子設施之序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

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爲國者當重民事重民事則必制民產制民產則必正經界而經界之所以不正者暴君汙吏慢之也暴君汙吏之慢之者便於侵併取民無制也故仁政必自經界始而其本則在君心之恭儉矣制民產者取法三代夏時水土初平故其田盡授之民而貢其什一觀禹貢曰

賦曰納是自賦之明徵也然禹定九州第九疇叙九功則皆以九爲數取法洛書貢法殆未始非井也三代授田多寡不同朱子亦嘗述陳氏徐氏之說大約謂夏時耕地少商周以漸開闢又夏民儉朴自足至商周而費用日多故授田因有多寡之異但賦滄溝

洫自禹已然商周雖革命創制當未必能盡天下溝洫

而更易之或以爲三代之尺度不同故計畝有多寡而

其數則一也其或然歟

此甬上萬氏之說也按此則夏尺當周尺二尺殷尺當周尺一

尺有四蓋二代作樂用律不同因其所用之律以起至

度而尺因有長短若周尺則只當今尺六寸四分也至於

於邦國都邑所在則其勢又必有不能不更制其溝洫者鄉遂用貢自稍有不同於夏之貢又夏商周所同然

也貢法亦井而鄉愚謂殷易貢而爲助周易助而爲徹

遂則不井也

此亦因時潤澤之宜惟貢固不能無弊而助則已盡善萬世所當守之其欲行之於今又豈獨無爲潤澤也

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朋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此民居之在六鄉者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

此統

言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

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此民居之在六遂者

凡治野夫閭有遂

遂上有徑

遂廣深各二尺徑廣容車

十夫有溝廣深倍遂溝上有畛容大車

夫有洫

廣深倍溝

洫上有塗

廣容軌

千夫有澮

廣二尋深二仞

澮上有道

容二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此鄉遂用貢之法也鄉遂之民五家相比故二比之田則同溝矣族鄉百家則同洫矣二黨二鄙則同澮矣一

川之田約開方三十三里有奇然亦不必正三十三里

大要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則鄉田同川也約方三十五里故

詩曰駸發爾私

田不井授無公田也

終三十里

一川之田

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

萬二千五百夫一鄉之眾也

皆舉其略而言之也鄉遂之田

糞多力易鄉遂之民以作六軍又以近在王畿天子春

秋巡省司稼視年上下以出做法故不妨什一自賦此

措置之宜也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

井九百畝通公田言之故云九夫也凡畝間爲畝百

畝之間有遂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

田九萬畝成

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

田九百萬畝

同間廣二尋深

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此都鄙用井之法也九夫爲井者公田百畝亦一夫之

田也

甬上萬氏謂周禮不可信而匠人此章正周之微法鄭氏牽合爲非又謂孟子所言中爲公田乃殷

助法周人則井九百畝皆授之民而歲取其穫之十一以其通乎上下故謂之徹按周詩明說爾我公田孟

子明言雖周亦助萬氏何得因一字而爲之臆說渠專一辨駁周禮妄之甚也

公田中以二十

畝爲八家田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者詩曰中

田有廬是矣又豳風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卽在邑之二畝半也十里爲成成間不必盡皆可井約以山林邑居之屬三分去一而可田者八里方八里則六十四井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授之五百一十二夫爲井邑邱甸之數自里而成而同皆有封土植以正經界田界欲方故不成方者間之或以給餘夫圭田或聽民之私利故記曰夫圭田無征詩曰疆場有瓜都鄙之居聯之以四則邱甸之賦所從起也○鄉遂所入以供王室宮府之用使近而知稼穡之艱難其餘則賈牧胥徒之祿於是乎取焉都鄙之田以制卿大夫之祿使均而無兼

井之患故甫田之詩曰歲取十千大田之詩曰雨我公

田周禮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皆在甸稍縣

朱子謂世祿與助法

相爲表裏亦以此也

而王制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

御蓋失之矣○都鄙井田之法周禮不詳蓋詳在冬官

而今已失之也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千步古者百里當今

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者謂周時今蓋謂漢時也

萬氏以古指殷時今指周時謬也

疏較記

文之誤謂古百畝當今田百五十二畝七十步陳雲莊

較疏之誤謂實當今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矩按陳
算固無差但古今尺步長短難以考據而古今道里應
不容以長短不應漢之里遂近於周里十之二也若以
里法計之周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周
人八尺爲步今以五尺爲步則古步當今步盈二分長
也古尺當今尺約七寸五分周畝積百步今畝積二百
四十步古方里九百畝今方里五百四十畝是古者百
畝當今田六十畝金仁山謂當今田四十一畝王楨農
書謂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皆未是也

以上主言井田之制

禹貢冀州土白壤田中中兗州土黑墳田中下青州土白墳田上下徐州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州土塗泥田下下荆州土塗泥田下中豫州土壤下土墳壩田中上梁州土青黎田下上雍州土黃壤田上上

土之性壤爲上墳次之塗泥下土之色黃爲上赤次之白次之青黑爲下然古以雍徐爲沃壤而今以東南爲膏腴者則以江湖地闊而宜稼西北地力不盡耳其實荆揚土薄不耐旱潦安能及雍徐之土厚哉

周禮夏官職方氏揚荆穀宜稻豫并宜五種青州宜稻麥

兗州宜四種

梁黍稷麥

雍冀宜黍稷幽州宜三種

梁黍稻

宜者尢宜之也稻宜下溼黍稷宜高燥梁宜平原麥宜風菽宜塏塏也

地官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虞衡之類以均地事農圃之宜

以均地貢厚薄土宜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

俗喪紀祭祀皆以地之嫩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

令

因地之宜以均其法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駢剛

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洩用豮勃壤用狐

埴墟用豕疆梁用黃輕費用犬何氏曰糞種焚其灰以漬種也

土性有偏而各以其物變化之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稻人獨置一官者以稻獨生水澤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闕其急而平其興

辨種稂順物性時天時也辨地宜因地利也爲法而縣於縣所謂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者乎視年上下以出斂

法斯所以雖自賦而無龍子之譏也觀周禮一書其於農事審密至矣是其與無逸豳風同爲周公之志又奚疑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

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
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酬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請張爲幻此
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
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
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請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
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小人之依在稼穡而人君不知其艱也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矣知小人之依則急於民事而不敢自逸矣不敢自逸則獲逸矣第二段舉殷王之無逸者以爲法也第三段言文王之無逸也第四段正戒嗣王以無逸也第五段欲嗣王之聽其言也第六段欲其知此而實踐之也實廸其哲則所其無逸矣末乃致丁寧之意

周公作七月之詩以告成王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昃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

投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采繁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
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麥
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穫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
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豝于公五月
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薰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
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日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周后稷以農事開基公劉克脩后稷之業大王王季世世篤之以至文武而有天下故其風俗之醇美上下之相親如此周公述此以告成王欲成王之念此不忘亦無逸之意也農桑爲民之所本以生者也人君所務者在農桑則民皆務本矣務本則衣食足而風俗醇國未

有不興者也人君所務者在貨賄聲色則民皆逐末矣
逐末則風俗靡而衣食絀國未有不喪者也後世若漢
之文景唐之太宗後周之世宗其庶幾知此者而其心
未純鮮克有終宜盛治之難再也夫

以上察物性土宜之事本爲民上者重農務本之心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
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
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

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
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
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居山林之民種植材木射獵鳥獸居川澤之民長殖蒲
葦捕箝鱗介之屬謂之山澤之農是亦其本業也設虞
衡之官以掌之爲之正其疆界使之安其職業而立之

法焉卽其所出以當其稅此綜理民事之周也以下述

人掌民之獵者禁取 卅人掌金玉錫 角人掌徵 羽人掌

羽人 掌葛徵葛 染草徵染 掌炭徵炭 掌茶徵茶 掌蜃徵蜃 之

屬皆虞衡屬也○天下之土皆王土也亦皆民土也上

不私爲有而公之民使民亦不私其有而供之上合使
頌山澤於民亦如頌田之制而使之興其業焉使量貢
其所產亦井田意也

此虞衡之制

中庸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古者百工居肆而食餼於官官府時省試之器用皆有
成法成而頒布於民此所以器無淫巧歟

周禮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輪人爲車輪輿人爲車弓人

爲廬人爲戈匠人營建國邑車人爲未梓人爲筍攻

金之工六築氏爲冶氏爲戈鳧氏爲鐘栗氏爲段氏爲桃人

爲 劍攻皮之工五函人甲爲鮑人皮鞞人鼓韋氏關裘氏爲設

色之工五畫人象物曰畫績人布采曰績鍾氏羽筐人關幌氏絲刮

磨之工五玉人之治主璧柳人關雕人關矢人爲磬人爲搏

埴之工二陶人爲族人爲

此百工之畧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綫分地而經

市市地各有分宅而定其次綫如今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市江寧某廟某廟各以類從之類謂之肆肆亦陳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

行布以量度成買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若今支票竹簿之類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如今之官牙以刑罰禁竄而去盜以泉府

同貨而斂賒

同與民同也達商之貨有一時不得售者則泉府出錢斂之也

大市日昃而

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買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

夫販婦爲主凡市入

市東西有闕闕入者入此門也

則胥執鞭度守門

以禁爭度所以止僞

市之羣吏乎肆

正經界

展成

視交

奠賈

定物上旌

於思次

表之以旌於市樓以候知三市之時

以令市

令三市

市師涖焉

涖于思次而

聽大治大訟胥師買師涖于介次

市中亭舍

而聽小治小訟凡

萬民之期于治者

有所期約于市

辟布者

求法于市

量度者

以米粟刑求齊者刑

戮者各于其地之斂

各就其所分之地也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

得人所遺失之貨賄六畜亦各就其肆以待遺失之主而還之

三日而舉之

三日而無人識認則官舉

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

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由市門而出于關由關而入于市門

皆有璽節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鑄錢也

凡市偽飾之

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者

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

書其罰以憲示於眾

中刑徇罰

執而徇於眾以聲其罪

大刑朴罰其附於刑者歸于士

附五刑者則歸之士師

國君過市則

刑人赦

此設言國君不當問利耳

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

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

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古人前朝而後市

市在公宮之北

示先義而後利也市以四爲

聯而每四則一肆長二肆則一胥五肆則一司稽以巡

視其犯禁不物者

異服異言

及盜賊十肆則一司競禁其關

鬻競亂陵犯及羣遊飲食於市者二十肆則一賈師使

辨其物展其成定其價使之有恆一胥師使平貨賄憲

刑禁以察詐偽飾行僨憲皆所以經理市肆分地辨物

禁靡而通商賈齊度量者也而質人則爲之質劑以信

之又攷其度量淳

布帛之制布帛幅之廣制之長

焉廛人乃斂其市之

征布總其成者則司市也市本趨利之所尤爲器陵靡

薄而藏姦納慝之區故糾察而別異之尤嚴如是廛人

斂市布有紬布

列肆

之稅總布

無肆而立地者之稅如今擺攤者是也

質布

所罰犯禁者之錢

罰布

所罰買賣不

廛布

商賈所居

然孟子言

譏而不征者取其物所以當廛賦若既征廛賦則不復
征物稅正孟子所謂廛而不征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
征所謂法而不廛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
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
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
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孟子言關譏而不征而周禮則門關有征夫商亦王民
而征賦獨不及是使人逐末也然司關之文曰聯門市

曰掌征廛則是征廛於市則不復徵貨於關如旣征貨於關則亦不復征廛於市有墾節爲之符驗也其或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征之皆只一征無再征也然此只以征商耳若行旅則不概征也豈若後世之重疊征求搜尋毫末哉

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此皆朝廟重器故不得粥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

王者謹權量審法度故雖用器各有法制

兵車不中度

不粥於市

如六尺六寸之度

布帛精麤不中數

如朝服之布十五升麻冕之布三十

升斬衰之布三升齊衰之布四升以下皆有定數也

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布幅廣二

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姦艷之色也此皆亂法度者故不得粥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以防奢逸故不得

粥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

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此禁民濫取也故不得粥

此卽周禮僞飾之禁也鄭註謂器用一兵車二布三帛四姦色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

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疏謂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

車四廟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八姦色九錦文十珠

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者不得作也犧牲一布二帛三

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禽十獸十一魚

鼈十二凡此在民者不得蓄也商則資此而通立市亦

之買則資此而居之故分而言之皆十有二

聖人之政而浮靡奢逸之俗奇袤巧利之事多由市起

自命服名器有市者而朝廷不尊自布帛器用皆無淳

制度量而法度墮自技巧聲色有市者而邪僻滋自珠
玉錦繡衣服飲食有市者而俗日奢僭民日偷惰蔬果
競時新魚鼈窮鯁卵而取物無節止洋竭矣窮鄉僻
壤皆有列肆士夫之家與販豎爭利而不羞濫惡日滋
人喪廉恥市不爲敗法亂俗之首哉聖王有作其必嘗
有以治之矣

此商賈市廛之治

以上皆經畫於國中

易比卦大象傳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比於地民比於君然侯國之比民也易而天子之比

民也難民之比天子也遠而邦國之比天子也近故先
王眾建諸侯分民而治建萬國所以比兆民親諸侯所
以比萬國於是諸侯以厥民厥臣達於王王得由諸侯
達臣民以達之天下而後上德無不宣下情無不達血
脉通貫體統相維如身之有臂臂之有指天下一體而
無間此之謂顯比後世以天下爲己私無大公比民之
志是以師暴秦而不師三代然三代封建之天下夏載
四百商祀六百周年八百而後世郡縣之天下則秦二
世而亡其餘建國之永者不過四三百年或二百或一
百年或數十年以至促者或四三年而可不知變計歟

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爲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臂
指寸隔血脉不流自外覩之龐然大人而降年終以不
永則曷若大公之爲得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
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
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
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
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
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
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

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測土深測土方入天度之淺深也

中國地當赤道之北故北極出地上而南

極入地下古稱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以中豫陽城爲

土中言也土中望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由此而北則二

百五十里而望極漸低一度故曰入天度之淺深也土入

度有淺深故日景有長短

影短北去赤道遠去北極近影長南去赤道近去北極遠則日

則日影長大約淺深二度則其影長短一寸正當赤道

之下則春秋分無影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則夏至日中

無影今

其經度有左右故日景殊朝夕

經度謂兩極子午中線也其東

西相去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在子午線東則日午

而景稍東移在子午線西則日午而景未及中今測東

西之中在嵩

山東榮鄭間土圭尺有五寸天地之中數也

河圖之數五十居中

五土生數十土夏至日景與土圭合故曰土中景表八

成數故曰中數

尺人之度也

疏云周公於潁川陽城立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立一表北千里又立一

表東西亦如之所謂日南日北云云者主中表言也

既以土圭度日影而定土中

遂以土圭制五等諸侯之分域視日晷短長而可得地

里之實也

此亦主其大畧言其實諸侯封域要必疆之以索而以土田之實數爲主又山川犬牙相

入亦不必其正方也

封國之制周禮與孟子王制不同然孟子已

自言其詳不可得聞而王制作於漢儒當諸儒作王制

時周禮雖出而藏之秘府固無怪其未睹也由今考之

孟子王制所述蓋殷商舊制武王有天下之初所謂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者也周禮則周公所定周所肇封伯

叔甥舅之國廣封之制也上公之國五百里侯國方四

百里國中百里以爲實封公侯所自奉

五百之國國外五十里爲郊國

中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城郭官室溝塗山川之屬

三分去一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國中用貢法十里之地

容九百夫方十里者六十六則容五萬九千四百夫分

爲三川川一鄉鄉一軍萬二千五百家一軍三軍合三

萬七千五百人餘羨二萬二千人以備三遂國中賦

以供公室國中民衛而不征四百里之國國外四十

里爲郊國中地方八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四城郭官

室之類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四十二容三萬八千夫

分爲三川川一鄉鄉一軍正得三萬七千五百

百人之數廣之以取爲虜餘則亦規方百里

三軍公侯皆方百里實封之外以養天子以出軍賦以

給祿費而附庸與其中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

十二以爲牛牧苑囿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供朝

聘會同祭祀喪紀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胥徒之祿

以待意外不虞之備而附庸與其中焉四百里之國爲
方百里者十六天子食其三之一餘方百里者十附庸
與焉凡郊外用助方里而井井八夫四井爲邑四邑爲
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容五百十二夫加山林川澤邑
居之類三分之一則爲一成成出車一乘是爲甸乘之
賦百里爲同同百乘諸公二十四同諸侯十五同附庸
不與於蒐乘則 是爲千乘之國伯國方三百里國中七
千乘以爲常

十里以爲實封

三百里之國國外三十里爲郊國中地

居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二十四容二萬一千六百
夫不足二軍之數廣之以作二軍則爲方七十里 故

次國二軍伯七十里實封之外以養天子以出兵賦以

給祿費以待不虞

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天子食
其三分之一餘方百里者六以爲牛牧

苑囿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供朝聘會同祭祀喪
紀賓客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胥徒之祿以待意外
不虞之備國外八 八百乘之賦也子國方二百里約五
同出車可八百乘

十里以爲實封

二百里之國國外二十里爲郊國中

餘方十里者十而奇三容萬夫不及一

軍廣之以足一軍之數則爲方五十里

五十里其外以供天子以出兵賦以待國用

二百里之國爲方百

里者四天子食其四之一則餘方百里

男國方百里

者三國外三同有奇出車三百餘乘

十里爲郊國中地方二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

六十乘耳

百里之國爲成者十天子食其四之一餘方七成有半也

蓋周制定於周

公其夏商舊邦旣無德可增封亦無罪可削減則皆如

其舊而叔伯甥舅之肇封勢不可不加大矣魯錫山川

土田附庸奄有龜蒙保有鳧繹

蒙山在今蒙陰縣東北去曲阜三百餘里繹山

在邳州界非鄒嶧之嶧山也

齊之賜履管仲述之

穆陵關在淄胸之間非指黃之穆陵

也無棣城在德棣之間此明是齊之封域而說者謂此非言封域乃言征伐所得及耳噫何曲爲之說乎其非百里甚明子產對晉謂天子一圻諸侯一同此以塞僂小之詰不必據也金仁山謂魯之土田方百里而合之山川附庸則七百里是則山川附庸居四十有八而土田居其一有是理哉朱子曰王制一篇分國之制只是漢儒做個如此算法其實不如此也建國必看山川形勢無截然可分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畿內建官惟百皆非周制合先儒之說觀之則王制爲漢儒臆說而非可據

也又明甚矣要之天下非棋局卽土田戶口之數亦非可截然畫一地官所言只其大畧而井田封建之詳宜在冬官今已亡矣建國固不可過大而周制亦未爲甚大也又考當日其名山大澤則不以殞而掌之虞衡而立政所稱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是邊陲之地要害之區亦天子置尹治之以與列邦錯處師古所告唐太宗之言宜不易也今約大國不過一郡小國一縣而要害之所名山大澤仍不以封錯置尹監則誰謂封建之不可爲也乎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

邱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則每面二百

蕃畿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五百里自侯畿至

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

服耳然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則亦猶周之蕃服

也按此則侯畿當禹貢侯服之半采及男邦之地

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甸畿

當禹貢侯服之外半諸侯之地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畿

當禹貢綏服之內半揆文教之地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

當禹貢綏服之

外半奮武衛之地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

當禹貢要服之內半夷地

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蠻畿

當禹貢要服之外半流地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

當禹貢荒服之內半蠻地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

當禹貢荒服之外半蔡地

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當禹貢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虞夏都冀周都雍地偏西北無四面方五千之實而五

服九畿云者亦計道里遠近大約作此通法耳虞夏北無要荒周西無衛蠻以外也然周西犬戎要謂之荒服經畫則有定法措置則有變通也周書多只言侯甸男邦采衛蓋蠻服以外則羈縻而已詳內畧外也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惟邦君使臣民之情達於上而因以上達於王此先王建國親侯以比民之意也謂之監者武王克商而以商

之畿內裂爲邦國如武庚居殷而管蔡霍衛皆分殷畿
內之地則皆監殷者也蓋殷畿之內庶邦小侯皆仍其
舊而新封管蔡衛霍之國則爲之長使小國附庸焉如
殷民七族陶施繁錡樊饑之類及費滑邾鄆是矣是以
武王呼康叔爲孟侯而周公告多士曰臣我監此曰王
啟監厥亂爲民欲其撫小侯治民而以其治民之功達
於王則監所由名非爲恐武庚畔而使諸叔監之之謂
也且非獨監殷謂之監也周禮曰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監亦猶牧也魯有殷民六族條徐蕭索長勺尾勺以及
顓臾須句項邾費極晉則懷姓九宗韓曰奄受北國因

以其伯是魯衛晉齊則皆可謂之監是以公侯之地四
五百里而紀薛唐鄧又皆式微小邦其致不一矣要以
崇明祀保小寡大小相維厥亂爲民使之引養引恬深
心大可見也漢儒只因三監之畔而知有三監之名又
爲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之說
皆失之矣

以上主言封建

禹貢冀州

虞夏王畿

濟河惟兗州

今東昌大名衛輝彰德廣平等府德棣河間地

海岱

惟青州

今濟南青萊登等府及遼左之地

海岱及淮惟徐州

今克徐淮等府歸德穎等府

淮海惟揚州

今江南江西及浙江以南地

荆及衡陽惟荊州

今湖廣荆

河惟豫州

今河南地

華陽黑水惟梁州

今商金漢中以南及川蜀

黑水西河

惟雍州

今陝西

舜分冀北爲井州

今宣化大同以北地

冀東爲幽州

今師地

京青北

爲營

今盛京地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

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

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

揚州其山鎮曰會稽

在今紹興

其澤藪曰具區

今太湖

其川三江

東江婁江

其浸五湖

大槪言揚州之湖耳

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

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

今衡

川

其澤藪曰雲瞢

今江夏安陸之間

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

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

州其山鎮曰華山

華山在陝西華州與豫州接鄰此當是雍州之鎮而此以屬豫州蓋九州之疆

界亦或彼

其澤藪曰圃田

今中牟

其川滎雒其浸波澨其利

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

在沂州

其澤藪曰望諸

即孟諸

其川淮

泗其浸沂沭

淮沂沭皆徐州之水蓋周合徐於青也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

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今泰安州

其澤藪曰大野

今南旺湖

其川河沛其浸盧濊

盧即雷夏也

其

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

雍州其山鎮曰嶽山

在鳳翔

其澤藪曰弦蒲

在汾陽

其川涇汭

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

黍稷

職方無梁州蓋并入於雍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今奉天此蓋并

營於

其澤藪曰獫狁

未詳所在

其川河洧其浸菑時

未詳所在此非青州

之淄

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

今霍州

其澤藪曰楊紆

未詳其川

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

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

今渾原州

其澤藪曰昭餘

祈

其川庫池昭襄其浸滌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此職方所紀川澤名地多有難考秦并天下分四十郡漢承郡縣之制而間置國焉其後分十三州牧晉分十五州唐宋皆分列道元改十三行省明分兩京十三省

今

國朝兩京十五省

茲紀其大畧如職方例

京師

西接太行恒山東據渤海

其分箕尾胃昴畢

燕箕尾東屬渤海趙昴畢西屬恒山

其

暑長多寒其山恒山其鎮天壽

京師北

其川漳易衛滏其

浸滹沱其澤渤海其地原陸海濱斥鹵其風剛其俗慳

慨其土白壤下土黑墳其穀黍稷梁麥其木松栢杞柳

其畜宜六其果棗柰其蔬菘葑其利鹽

出河澗天津

東北

盛京

三方瀕海東北距鴨綠江

其分箕尾其晷夕長多寒風其

一山醫無閭其鎮華表

在遼陽

其川遼其浸鴨綠其澤渤海

其地原斥其風剛其俗慷慨其土白壤其穀宜黍稷梁

菽其木宜松楸其畜宜馬牛其果宜皂物其蔬葑其利

皮服海錯

淮及震澤惟江南

北據淮水東負大海西據天柱南懷震澤

其分斗及房心

淮西房心

其晷短夕多暑風其山天柱

在霍山縣

其鎮鍾山

江寧府北

其川淝溧吳淞其浸江淮其澤巢高郵震丹其地

錯繡其風柔其俗知其土塗泥高土赤埴其穀宜稻麥

其木櫛松其畜牛犬豕雞匹其果梨栗橘柚其蔬菘芥

薑芋其利鹽木海錯木棉茗布

正東惟山東

東據海南望
淮北據沛

其分虛危奎婁胃

岱北虛危
岱南奎婁

胃

其暑夕多風其山岱宗其鎮沂山其川沂汶淄濰其

浸沛澤其澤大野

卽南
旺湖

雷夏其地原隰海濱斥鹵其風

平其俗朴其土白黑

濟東白
濟西黑

其穀稻粱菽麥黍稷其木

松柏杞柳槐榆楊桐梓桑其畜牛犬豕雞其果宜膚物

其蔬葍菘來服其利魚鹽繭漆葛泉

正北惟山西

西南濱河南據太
行北盡恆山之陰

其分冀參胃昴畢

雁門
以南

冀參以北
胃昴畢

其暑長多寒其山太行

在澤
路

其鎮霍山

在岳
陽

其川汾沁其浸河沈其澤鹽澤其地原阜其風剛其俗

勁其土白壤其穀黍稷梁麥其木松柏杞柳其畜馬羊
其果棗栗柰桃其蔬葑辛其利鹽皮服漆象

河及漢惟陝西

北負大河東據華山
南及漢南西至磧石

其分井鬼其山太

華

在華
陰縣

其鎮嶽山

在慶
陽

其川汭雒澧漢其浸涇渭其晷

朝多陰其地陸阜其風剛質其俗勁悍其土黃壤輿地

青黎

漢中
土青

其穀黍稷其木松梓榛栗其畜羊馬其果宜

阜物其蔬葑壺其利井鹽皮服玉石

西北惟甘肅

東起磧石南臨湟中
西被流沙北望大漠

其分井鬼其晷朝多

陰寒其山祈連其川張掖其浸河弱其鎮丹山其澤青

海其地原阜磽土沙磧其風剛質其俗勁朴其土壤其

穀黍稷其畜羊馬其果葡萄瓜栗其利皮毛玉石

中州惟河南

北距太行東望孟豬西距太華南至荆山

其分角亢氏柳星張

室壁

洛汭以南鶉火汴汝之間壽星大河以北室壁

其畧中其山太室

在登封縣

鎮桐柏

在陽南

其川伊澗穀漚汝潁睢汝其浸河洛其澤

滂其地平原其風和其俗朴其土壤其穀宜六種其

木檜柏榆楊槐柳其畜六擾其果宜膚物其蔬菘葑芥

菘其利絲漆臬葛

正西曰四川

北據劍閣西沿黑水東限瞿峽南接黔中

其分井鬼其畧朝多

寒陰其山岷山

在松藩

其鎮蒙山

在邛州

其川巴桓沫水其

浸江沱其澤馬湖其地隩其風柔其俗知其土青黑其

穀宜六種其木樟楠梓柏楸松其畜六擾其果荔其蔬
芋葵辛苦其利鹽鑊鐵金藥草茗及織毛羽

漢及嶺曰湖廣

北據漢水東望天柱
西距瞿峽南至桂嶺

其分翼軫其暑短

多暑其山衡山其鎮荆山

在襄陽

其川湘沅澧辰澁瀟其

浸江漢其澤洞庭其地隰澤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
其穀稻菽其木椿楸檜柏梓楓樟楠其畜鳥獸其果膏
物橘柚其蔬葵筍芹苳其利羽毛齒革丹沙金竹魚茗
江嶺曰江西

北距大江東望鄱山西
不及湘江南抵庾嶺

其分斗建其暑短

多暑其山廬阜其鎮華山

南昌

其川瀨盱其浸江其澤彭

蠡

即湖

其地隰澤其風柔其俗朴其土塗泥其穀稻菽

其畜牛豕其木松柏樟栝其果柑柚水物其蔬菘芥來

服薑芋其利魚竹茗葛

震澤之南惟浙江

北距太湖東憑大海西望懷玉南據仙霞

其分斗牛女其

暑短多暑其山會稽其鎮天目

在杭州

其川須發潏晉其

浸錢唐其澤鑑湖

在紹興

其地隰衍其風柔其俗知其土

塗泥其穀宜稻其木栝桑其畜鳥獸其果橘柚水物其

蔬葵芥蓴薑芋其利鹽絲葛竹漆茗海錯

東南惟福建

北據仙霞東南據海西望揭嶺

其分牛女其暑夕短而風

暑其山武彝其鎮三山

武夷在崇安三山在福州

其川汀漳其浸大

史其澤海其地隩斥其風柔其俗詐其土塗泥其穀稻

其木槲櫨其畜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橘柚其蔬瓜葵其
利鹽茗竹筍鏤鐵漆葛芋海錯島夷之珍

正南惟廣東

北距五嶺
南據大海

其分牛女其晷短多暑其山黎

母

五指山
在瓊州

其鎮番禺廣州其川汀瀧其浸牂牁其地斥鹵

其風柔其俗淫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楠榕槲雜其畜
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柑蕉椰檳榔其蔬瓜芋其利鹽
丹金錫珠貝羽毛海錯島夷之珍

嶺右惟廣西

北據桂嶺東枕賀
陽西南及交海

其分翼軫其晷短多暑

其山九嶷

全州
北

其鎮金山其川漓潯其浸牂牁其地草

錯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槲雜其畜鳥

獸其果圓荔焦椰其蔬瓜芋其利桂蠟羽毛齒革金沙

異錯

西南惟雲南

北接金瀘東及群峒西接宕昌南盡交緬

其分井鬼之餘其晷

短朝多陰其山點蒼

在雲南

其川沙勒樣備麗路其浸黑

水六盈其澤滇洱

滇在雲南洱在大理

其地草雜其風柔其俗侏

儒其土青黑其穀稻粱其木松栝其畜鳥獸羣象其果

柑櫟柳其蔬辛滑其利井鹽羽毛齒革丹沙金錫玉石

織皮

五溪盤江惟貴州

北接涪瀘南枕嶺石西據盤江東連五溪

其分翼軫之餘

其晷短朝多陰其山盤山其川牂牁其地幽阻其風柔

險其俗侏儒其土雜其穀糯稻菽麥其木楛楠其畜鳥獸蟲豸其果皂物其利丹砂金銀鉛汞齒角羽毛

王制曰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

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此南此北徑自東河至於東海千

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

里而遙此東西此北徑也

此在古中原之徑也今則自恆山北至大寧千里而近

自衡山南至南海千里而遙自西河至隴山千里而近

自隴山至流沙千里而遙天下道里山川土地之數可

略得而稽也

以上輿地大略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

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

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人家子孫日繁則似田日不足是誠

可慮然當以大數觀之比如唐之世業口分之幾二百

年未見田有不足三代之法農民有遷他業或死而無後

者及登之俊秀者則田歸于官以待他給故有無常相通

農家長子世承父業其他子則又不必皆農且一家常以

八口爲率田或不足供食餘夫乃更受田亦非人人受田

也至如種菽園圃作材山澤牧畜百工莫非本業先王必

皆有定制以輸田之不足要之天地生物以養人但取之

無節生之不力分之不均用之無度乃見不足不然無不

足之理也又按或疑古百畝只今四十一畝似不足供九

人程子曰通天計之亦不家有九人煇按古百畝當今

六十畝非四

十一畝也

程子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
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
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凹凸不管只觀四標等中間地雖
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
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
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
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
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
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
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

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耳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按程伯子初上論十事其三曰經界其之有志于井田可知矣而叔子與張子之論井地又如此則叔子之有志于井田及其潤澤之法期于可行又大略可見矣惟朱子語錄一條有云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田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此似程朱之意終以井田封建為不可復者但語類所載朱子之言未必盡實且即此數條之中彼此互異無足深據也然程子所言不必行及朱子所謂經歷世故多見得事勢不可行者皆只謂當時事勢自覺卒難舉行耳非謂竟不可行也張子志行井田而朱子集其事於孟子集註則朱子已有定主矣豈可以語類之語而疑之哉

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耳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用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會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

以上言井田

張子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
六莫不有法

胡五峰曰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

之大端大本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

封建則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又曰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

禹會塗山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各立個長自爲一處都來朝王後來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

至周時只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卻封爲大國之理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非必五百里四百里皆截然如其數也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

柳子厚論封建說得世變也是但他只見得後來不好處

不見得古人封建的好處柳子厚封建論說得聖人純是私意蓋只知世變而不知聖人

也其言茲不復錄但宋時蘇轍范鎮皆以柳說爲然惟胡

雙湖吸之甚快茲錄之胡雙湖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

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宗元之言曰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爲民害聖人不

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

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

世變而封之也

外篇王道類

聖

牧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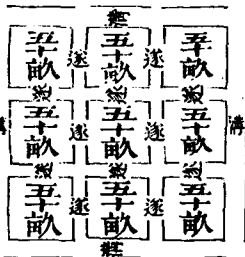
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壤裂土修明侯何之法
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
取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取變
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移
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
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
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霸雖強
大猶自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二君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
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
見荆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
黜夏武王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
舉兵之先要結眾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
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
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非公
是伯夷而爲盜蹻之事請秦無私意以郡縣天下是諸侯
而有比于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總世
而立又有世臣食祿采地以盡其域雖聖賢生於其時
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況又有鄉舉里
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才之不用也若上無明
君下無賢臣雖有良佐亦沈于民伍而不見庸矣故人宗

元王之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湯武亦足矣
帝王之治至于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
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
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陵微弱
不立之患內無廣土眾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
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妒人之兼
井而自爲兼井筦天下之利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欲
之私也蘇氏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欲
以息爭也果以爭爲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不封建
之短也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獨封建也二帝三王
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
范氏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私意妄作固不可行於古猶古之法不可
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作固不可行於古猶古之法不可
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
哉事

以上論封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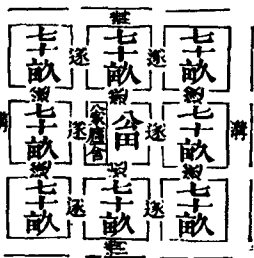
井田之圖

夏用貢



夏后用貢亦是井田其溝
洫之制同也

商用助



商人用助所異於貢者中為公田
而公田中又分十之二為八家廬
舍耳溝遂之制與夏同不變也畝
數之多寡者尺步不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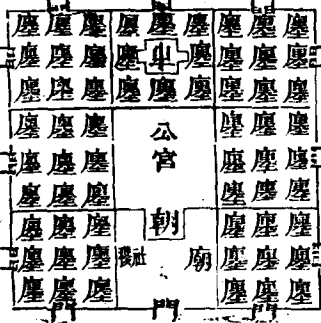
周人用徹只以同力合作爲異於助耳其百畝七十畝之異者

周 用 徹



尺度不同也不然則興手制制盡舉天下溝洫而變易之必不然矣

國 中 市 塵 之 圖



考工記匠人法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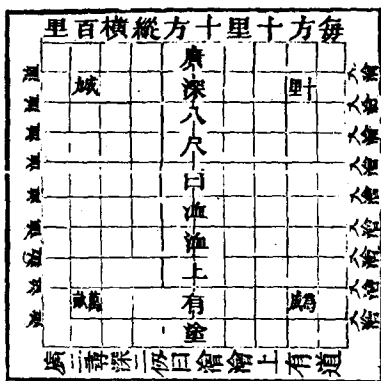
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一夫百畝之地也方百步塵在左右三區

十里為成之圖



一夫百畝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九夫為井神
 入有井間有溝溝上
 有畛十里有成神
 間有洫洫上有塗十
 之間封而植之
 根然不必正
 可盡井為田
 其方行之則有通變也

百 里 一 同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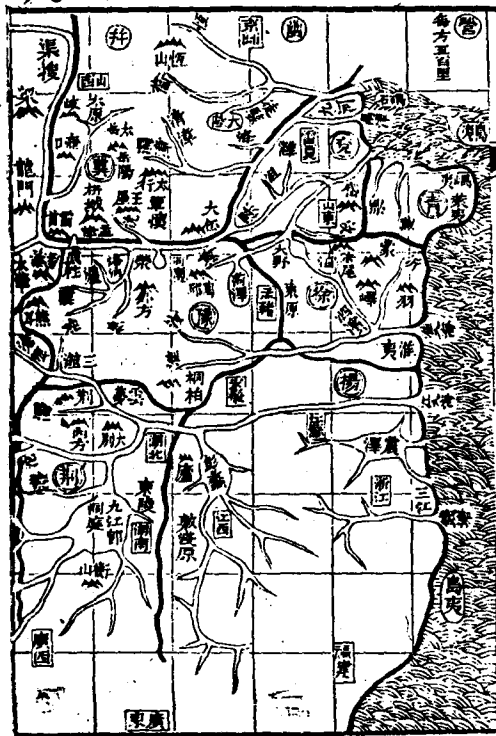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方
 十里則爲方一里者百
 爲田九萬畝方百里則
 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
 百萬畝然必無方百里
 地皆可井之理封國制
 邑授田居民必因山川
 形勢而稽其可田之實
 數以爲準百里一同亦
 言其略也

禹貢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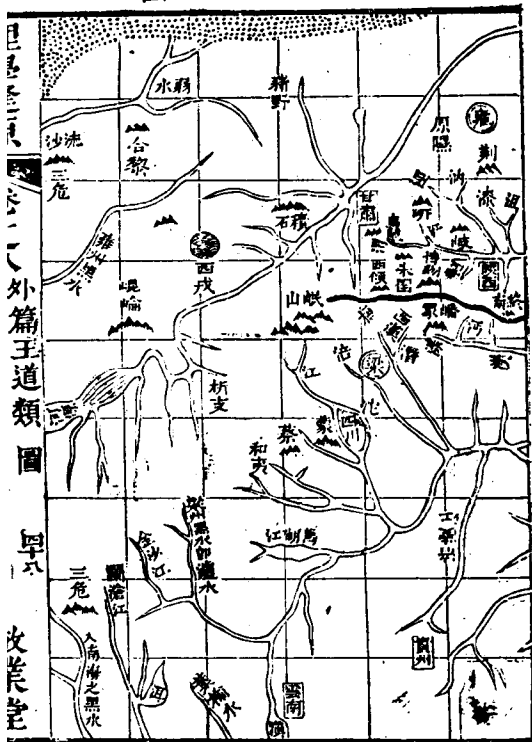
地理通源

卷之八



荷葉堂

二十州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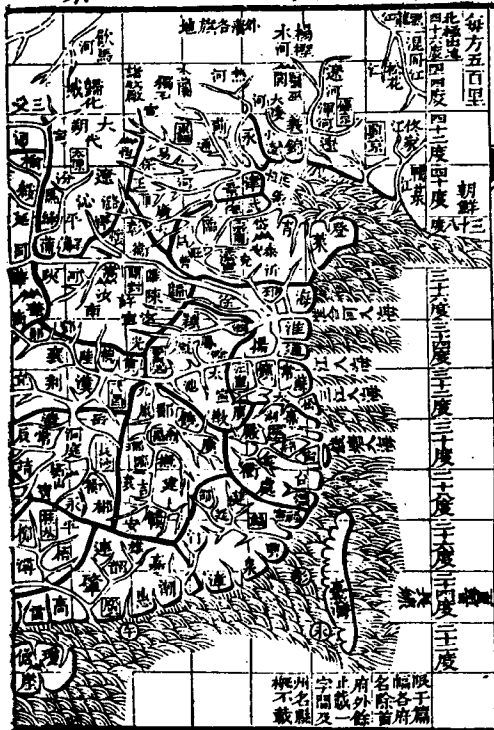
外篇王道類圖

四八

文苑堂

京 三 今 干

珠島英漢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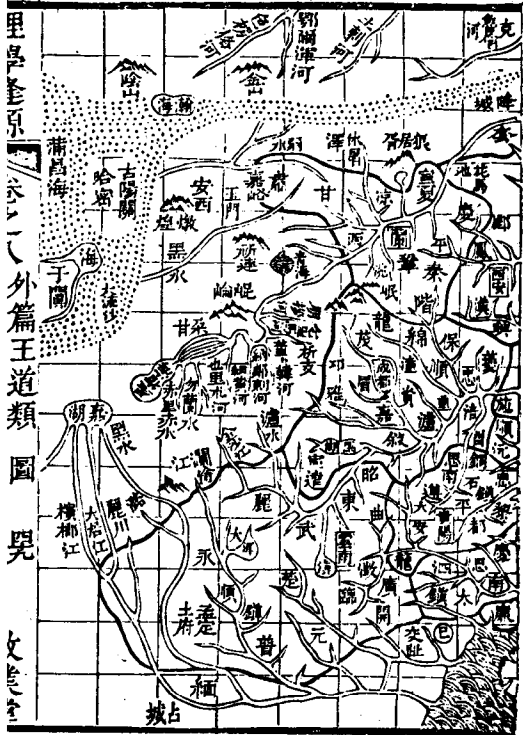


每方五百里
北極出處
四十六度四度
四十二度四度
朝鮮三
三十五度
三十三度
三十一度
二十九度
二十七度
二十五度
二十三度
二十一度
十九度
十七度
十五度
十三度
十一度
九度
七度
五度
三度
一度

限于篇
幅各府
名除首
府外餘
止載一
字間及
州名縣
概不載

卷之二

圖 省 七 十



里昌隆京

外篇王道類圖

吳

文卷

理財制用

何以聚人曰財則理財非王政之急務哉然所謂理財者非營私聚斂之謂謂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理之而使天下之民皆家給人足則國用亦無不足之虞也且欲使天下用財者皆長留有餘不盡之藏而可爲水旱凶荒之備也夫財散於下則國用憂其不足財聚於上則民心至於瓦解然財聚則民心未有不瓦解者而財散以至於國用不足者則未之前聞何則惟正之供有國家者所無闕也是故桑孔用於漢而中國疲楊炎用於唐而天下亂安石用於宋而宋室壞礦稅店稅紛然於天下而明室亡矣顧人

君撫有國家而進進於聚斂是亦有其故焉一則沈溺聲色而倖位盈朝也一則崇事土木而趨慕異端也一則好大喜功而生事外國也三者有一於此財用未有不誦者也財用既誦而思有以取償之而於是措克興利之臣乃克中其欲而興起於是數舟車算商賈置酒權賦馬口禁私鹽欽私鐵增海租漢武事設銀官曹魏事稅印契司馬晉事稅茶唐事算津渡納官吏遷除錢五代事稅粧奩蜀事均茶賦立市舶稅麩脚宋事青苗均輸免役市易保馬石安法新總制月椿版帳以及於坊場磴磨堆垛無不有稅宋高心計之精其斂之密無遺毫髮初則曰權宜於一時以濟

國用而後不爲例也及其後定例不可除而獻媚者且日開矣說且曰此羨餘所積非倍取於民也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取於民將安取矣則又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也然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矣此言利之臣所以殃民敗國而爲天下萬世之辜人也雖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此言是也而利臣之言此則聚斂而非善理財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周公曰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維正之供此非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乎周禮以財用掌之冢宰而大府貳

之玉府掌王之玩好內府主其藏外府主其用司會會其數司書主其簿職內掌其入職歲掌其出職幣主其餘爲法至纖悉矣然而九職以生之九賦以斂之九式以節之九貢以致之要止此惟正之供而取之有恆用之有節要以使人君慎乃儉德而不至用度無藝賞錫無極以耗天下之財爲箕斂之計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且也制國用則以三十年之通足民財必使之餘九年之食所以長留有餘不盡之藏爲水旱荒凶之備蓋當是時也民有常職用有常經國不異政家無殊俗君以儉德先於上民以儉德承於下是以苴荼以食農夫春酒以介眉壽職思其居

職思其外而耕九可以餘三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夫如是則國足於上民足於下而不虞有戒菜色無憂矣而一有凶荒則人君減膳徹樂於上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於下而且補助時行興發恐後夫安得有散四方而填溝壑者古之所謂理財蓋如此後世國無經制民鮮恆產風頹俗壞侈靡相崇富商大賈下筋萬錢阜隸私人狐裘千腋然而一轉盼間衣食不給甚且家無斗筲而綺羅是飾朝不謀夕而結客壚頭誰是有期年之積粟者方在平世皆窳偷生且如此一遇凶年坐成溝瘠耳曷足怪乎而苟其重斂加之征徭逼之不死則亂誰其爲天下理財者而

可不急爲之更化與夫君臣脩德合天使休徵時絀而苗
害不興凶荒不作此其上也然國家意外之虞小民凶荒
之備猶不可廢也下焉者迄于凶荒而賑之賑之已無及
錫之爲有限貪官剋剝於其間猾吏浸漁於其際發朝廷
數萬之儲或不足以濟饑民兼旬之粥強且近者猶或沾
之至于城市絕遠幼弱孤獨匍匐道左則未荷上恩而已
成饑孳此有盡之惠爲非計也夫有心民瘼而大渙王居
此雖已非計然而意猶善也至於蠲賑又不能繼難傲損
上之恩於是而有以民濟民者有收之官而積以濟民者管
子輕重之說管子云穀貴則人主散之使
輕穀賤則人主斂之使重李惺平糴之法

豐歲則貴其值以糴之漢耿壽昌因以有常平之設此權
歉歲則減其價以糴之

之在官而用以濟民者也隋長孫平始建義倉使民每秋

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家出粟麥朱子魏元履各有社倉宋乾道

司檢校以備凶年賑恤四年報

食朱子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

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

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一年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

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止歲收耗

米每斗二合謂之五夫社倉時魏元履亦有社倉元履嘗

議朱子出息加耗之非而朱子亦謂元履社倉不能持久

朱子又嘗自言某社倉此設之在民以濟民者也宋韓琦

法不得其人則不可行

因民間絕戶田業之入官者置以爲廣惠倉此官置之以

濟民者也然邑有常平監穀而增價以糴者價實未增減

價以糴者價實未減甚之官糴價增而民得價實減官糴

價減而民出價實增則官吏之侵漁不少而斗甬之出入不平貧民寡實利而富民實先受害矣是常平之不盡平也社立義倉而社司出入不無隱漏子母亦有取盈或且肆意挪移倉穀暗消烏有蓋得人則雖介甫青苗亦無深病而不得其人則朱子社倉亦不易行顧得人非易言而眼見官多一倉每多一倉之累救荒果無善策也能不痛哉夫救荒不如使之不及於荒荒歉安能使之必無則莫若天下人人皆自有以備荒欲使天下人人皆自足以備荒則莫若制其產而薄其斂範以禮而率之儉夫如是則上下交足不必別營儲蓄而儲蓄存後世恆產既失稅目

繁多民俗麀奢汔無坊檢是以上下交病不得已而獨斤斤於常平義倉之設矣先王之道萬世無弊法可潤澤因時而要之不出先王範圍爲人君者誠能清心寡欲則言利之臣不興而惟正之供國用自無不足誠能大公無我則先王之制可復而恆產之立民用自無不充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禮周官之法出納有常凶荒有備上下同之不加賦而足用於上不損國而藏富於民此之謂善理財者

易節卦象傳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寒燠有恆雨暘時至天地之節也天地生財有數而人
暴殄之此所以傷財害民也節以制度焉財無憂不足
矣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
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
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
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
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生財者民耗財者用開其源而節其流財不可勝用矣何必聚斂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大學以足國言此以足民言然民之富國之富也其道一也易田疇薄稅斂則生者眾而爲者疾矣食以時用以禮則食者寡而用者舒矣可使富者所以致富也不可勝用則富矣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布縷宅稅也

二十而一

粟米田稅也

公田什一

力役任使也

公甸三日

唐之租

粟庸米

力調布

其遺制也今之丁

力役

糧粟

戶布

亦

然以惟正之供而取之猶各有其時焉况征之額外與

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

在城郭者

二曰四郊

之賦

在六鄉者

三曰邦甸之賦

去國二百里者

四曰家削之賦

去國三百里者

五曰邦縣之賦

去國四百里者

六曰邦都之賦

去國五百里者

○

夫采邑在焉然非以盡分卿大夫也其不以分者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之即在公卿大夫之采邑亦自有常貢也

七曰關市之賦

商賈所出

八曰山澤之賦

虞衡所出

九曰幣餘之賦

歲用所餘。○九賦所包者廣不止田稅故總謂之曰財賄

此財所從入者歲有常供也禹貢甸服之內百里賦納總二百里采銍三百里納

制遠近之差或亦如此也積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

荒之式四曰羞膳服之式五曰工事繕之式六曰幣帛

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王所非時分九曰好

用之式王所親好之錫予亦有常式

此財之用出者各有經制也均節之者量入為出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參秋官大行人侯服二曰

嬪貢甸服所貢用三曰器貢男服所貢用四曰幣貢蓋蕃

以釐婚嫁地也

三曰器貢

以造器物也

四曰幣貢

服所

謂貴寶

五曰材貢

衛服所貢以爲材用也

六曰貨貢

要服蠻夷所貢供貨易也

曰服貢

采服所貢供服御也

八曰旂貢

以供旂旂者九服未見

九曰物貢

蓋凡物可用者總以物言之九服未見

此財之貢於諸侯者各有常物也

禹貢冀州島夷皮服○兗州貢漆絲篚織文○青州貢鹽

稀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檉絲○

徐州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元纁縞○揚州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貢羽毛

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柏礪砥磬丹惟箇箝楛三邦底貢

星學逢原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羹

敬業堂

厥名包匭菁茅厥筐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輶○豫州貢
漆臬絺苧筐織績錫貢磬錯○梁州貢璆鐵銀鏤柝磬熊
羆狐狸織皮○雍州貢球琳琅玕織皮

周禮禹貢田稅所供皆止於畿內而九州諸侯則各以
方物來貢蓋畿內之地重農務本以倡諸侯而三代朝
無倖位故租稅止於畿內而有餘也隋唐之世中原多
故而倖位盈朝由是仰漕東南以給畿甸元始都燕始
開海運明成祖因之而專事河漕夫以王畿之重根本
之地而仰食外方儻一旦東南有故齊魯中梗則畿甸
不無坐困歟曰諸侯止貢方物則所謂公之國其食者

半俟伯之國其食者皆三之一者何歟曰是則以其數
爲方物之貢也今通水之地有漕而餘皆折色解銀古
之貢方物亦其道也

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

卽九職

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頒其貨於受藏之府

貨賄亦互言受藏內府也

頒其賄於受用之府

受用

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

授之式

卽九關市之賦以供王之膳服

陳君舉曰關市譏而不征其賦入至薄也

而供膳服者止此苟有過用于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邦中過取于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于無過之地

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

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以上九賦之供凡

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未詳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

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幣餘之賦既以待賜予矣而其又有餘財乃用以供玩好也陳君舉

日玩好非耳目之玩也宗廟之鐘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

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

貨賄玉府以玉爲主而凡貨賄之良者亦藏之猶今之供進御也邱吉甫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漢湯沐邑爲私

奉不預經費靈帝作西園萬金一聚爲私藏也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闈之中外人比較不及傷財害民則

豈小小事哉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子則共之

此受所頒於大府而藏之以備不虞者也至如四方諸侯之幣獻金玉則亦內府藏之而王之所以遣四方諸侯亦卽取共於此重邦交務施報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子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此受所頒於大府而供國大小之用者也

布錢也蓋貨賄之上者入

於玉府其次藏之內府其錢幣常用之物則歸之外府以時用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令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此合主天下之大計者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瀆八則九職九正

卽九貢賦

九事

卽九式

邦

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箴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瀆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此主大計之簿書者

職內掌邦之賦人

賦職貢通謂之賦

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

貳官府都鄙之財人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

卽下

職歲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九式用財之詳周公當日必尚有成書而今不可得聞也以王制參之則總計每歲之入數而四分之以三分爲終歲之用其珍者入於玉府其次入於內府以待大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
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
盜賊

古人務本節用薄斂厚民亦既使民有餘蓄矣而苟遇
荒歉則猶汲汲乎以荒政十二聚之此民之所以無菜
色也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入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違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

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蕙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
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宣言以
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

世王

人君之作無益貴異物也役耳目之故也役耳目則縱
欲敗度而壞功害民職此之由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志以道宣旨以道接此人君清心寡欲而以立節用愛
民之本也西旅貢獒而召公告戒之如此後世有違致
珍異而傷財害民以逞其欲者謂之何哉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
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
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

胡五峯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
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札則市無征而

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餓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

關方鑄錢以益之

古者泉府只列市門之間鹽人只列勝夫之屬而後世則錢法鹽法皆為國重

典利之也周禮門關市廛皆有稅布故泉府以斂市之不

售及貨之滯于民用者亦以懋遷有無化居為斯民利用

之一助耳景王鑄大錢當時猶力非之錢法至漢武而私

禁始嚴歷代之錢輕重大小不一而以漢五銖唐開元之

制為得其中蓋錢重利寡則民無私鑄錢輕惡而利多則

私鑄必多甚至薄惡之至而不可行是重陷民于法也要

之錢只末民之利而非本計之得天下之利惟是布帛菽

粟而金生粟死勢不兩平錢至十萬可以通神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不德而貴矣貢禹欲廢錢魏文用穀帛夫豈無

謂也哉然錢之用終不可廢則亦如周禮之法遇國有凶
荒喪札則鑄之以振贖貧窮而權輕重可也鹽之在官蓋
始于管子至漢武遂重私鹽之禁唐劉晏為鹽鐵使國之
百用皆仰給焉鹽之利國則誠大哉然利之所在即弊之
所叢私鹽私販弊賣百生禁之不能悉禁察之不能盡察
而民之犯法者乃日多矣張平叔欲官自責鹽而抑配於
民尤疑欲設立鹽司而盡屬之官是使為民上者而下同

商賈也甄珠欲盡弛鹽禁而捐之民意甚善也然不有官
爲之制亦恐兼井有不均邱垓山欲官與半盆而不征其
入然寸土有稅而鹽安可盡無竊謂官給半盆當效古之
計口授田酌其所收而貢什一於上立之成法分地均商
焉庶乎可也因錢
法而附論於此

先聖言治國有節用而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
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
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欲愛人者必先節用
此不易之理也

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積三十年則有十
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其次則漢
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其法未嘗不善後世
行之失其人則有不

善矣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稔。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

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個，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

嘗謂爲政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年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

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平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無斂來歲闕種根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立學興教

能養而不能教謂之眾人之母然三代而下能富其民於一時者或有之矣而能教其民者則未之聞也蓋教有其地學校是也教有其具禮樂是也教有其實躬行是也教

有其人師儒是也教有其本君身是也苟立其本則自朝廷百官以及於羣黎百姓日用飲食云爲動靜自無不涵濡於律度之中何莫非教而要之學校爲重乃後世非不家弦戶誦而人自爲學不聚之於學校則非其地也亦未嘗不有學校而句讀辭章不復陶之禮樂則非其具也先王之禮樂亦有遺經而竊攘其說不復問之躬行則無其實也禮義只在人心誰無好德之良而卒之無所觀感則師儒無其人也天下何患無賢而取人以身則君失其本也唐虞而上不可得聞虞則契教人倫夔教胄子三代各有鄉學國學而爲法至周大備大約自閭里鄉黨莫不有

學以教民之俊秀而屬於司徒而國學則以教王太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司徒所升之俊秀亦與焉其教則鄉以三物國重禮樂一德同風道無二致躬行實踐無事浮文此風俗之所以醇而人才之所以盛也暴秦而後漢文始立博士然尊尙黃老學校無聞武帝始建大學公孫弘之請也置弟子員江都相成帝增廣之光武立五經博士脩大學具豆籩明帝臨雍拜老傳爲一朝盛事然武帝惑於神仙明帝西迎佛法實開萬世之禍學術安望其醇况博士徒取儀表太常僅與受業而及其衰也鴻都爲比匪之門南北肇黨人之議則漢之爲教果何如哉然而士矜氣節

至死不渝則取人尙不徒以言故也魏備弟子員僅除長吏晉人脩學校惟尙清談宋則聰明四學齊則文武二學

梁陳五館學官雜亂卑庠何足深道唐初七學並建下逮

書算

立國子太學以教大臣之子孫設廣文館四門館以教朝臣子孫及民之俊秀又設律學書學算學凡七

學

內而王子親執東脩外及遠方

朝鮮日本皆遣子就學

下至屯營飛騎

無不肄業受經可不謂盛哉然取士以身容書判詩賦而德行禮教無聞經試道舉並行監學崇元並建文宣武成元元並祠道術之雜如此而其後更國子啼飢廣文無禮而宦官且判國監升席講經非千載學校之辱歟宋初設監學繼有大學元豐立三舍法以進退諸生

齊有考選之簿片有考試

之目兼及學業以爲程式所選究在辭章自胡安定教授蘇湖置經義齋治事

二人始知有體用之學程伊川看詳學制見後而人始知

有性命之學甚矣師儒之貴得其人也元列儒者於娼丐

以沙門爲帝師不百年而干戈四起明太祖甫興大事遂

祠孔子建國學繼立府縣學嚴卧碑之禁優廩祿之給遴

選師儒更開薦辟是以人勤於率教士敦於實行然太祖

師心自用成祖躬親弑逆太祖嘗怒孟子視君寇讐之言引弓欲射孟子像又深辨蔡九

峯書傳爲非本已不足是以學術之龐卒鮮純一而要之人懷

綱維俗敦醇樸終明之世不至大壞但國學只以貿易錢

穀景泰時因邊務煩費乃開入粟上馬之例用人專重科甲薦辟之途塞虛文

皇朝經原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空 文苑

之士進人鮮實用黨議旋興而明祚亦以亡矣歷觀前事得失可知夫風俗之綱維在學校而國學則市井齷齪迹宮牆鄉學則司鐸只爲贅疣師儒比之廟祝學校何如也學校之教以禮樂而取士不問名檢月課只事文辭禮樂安在也致禮樂以治身心而導之以末求其敦本胡可得也誘之宦達而責其躬脩自相左也士行何如也躬行之倡在師儒而老耄邨師一官糊口則爲陽城退之胡瑗文翁輩者豈復有人在哉然則立學興教者道當若何曰欲節民性則禮樂不可不脩也欲興民德則浮華不可不黜也欲防民淫則經制不可不定也欲同民俗則異端不

可不闕也而正風俗自學校始則擇士入學必以德行無
問才華在今保甲之法有甲長保正約正之屬獨非古比
長閭胥族師黨正例邪合無令郡邑嚴簡鄉民之有齒德
者或人士之譽望者爲之而優之禮數毋使無賴生事貪
汙者得以濫充其任使各司其鄉甲書糾校比之事某賢
某否以時獻之守令守令以時考校簡其人之果有好學
務本守古禮而不渝處困窮而不變不淫於佛老不競於
名利歷有某事某事可徵者乃以列之庠序優其廩祿而
作養之庠序之士有素不率禮教者則行以郊遂棘寄之
典而拔其學行之尤者以貢之國學則所得之士雖或未

必盡真然庶乎其人知務本歟若乃端本澂源道德齊禮則尤必有責之人主之身者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教民者人倫而已五教敷之司徒與周禮之三物王制之七教同則鄉學之教凡民者此外無他道也

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之官以教胄子與周禮大司樂教國子王制學正造士同國學教以禮樂所以成就人才而使之和順於

道德以盡八倫之至而非有加於人倫之外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教之使知道乃所以化民成俗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或云夏曰序商

曰瞽宗又或曰夏之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鄉學曰校殷之大學曰瞽宗小學曰左學鄉學曰序然名

稱說者多異同未能詳考但辟雍詠於詩周之國學而黨正大蜡屬民飲酒序齒以正齒位則庠之名義有合州正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則序之名義有合學記是也蓋周人兼立四代之學而因義立名鄉學不獨曰庠耳比年入學以下言國學之教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

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上章考校學者之事此章誘掖學者之事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業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總上二章之意藏修息遊上七者之教也安學至不

反前小成大成之學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先王之尊師如此此教之所以成也哲宗謂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其安能有爲也乎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紿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

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後士與
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
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
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
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
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
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此與王制之六禮七教八政相表裏鄉學之教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

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
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
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
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三年
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
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
之春秋祭崇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
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泚校比及大比

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
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等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
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
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
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掌其治令
戒禁刑罰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聚眾庶既比
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饋撻罰之事 比
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舉奇袤則相及徙
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
若無授無節則唯圍土內之

比長察有臯奇表閭胥掌比釐撻罰黨正歲時泚校比
州長糾戒過惡贊鄉大夫廢興此卽王制之簡不肖也
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媿睦有學黨正書
其德行道藝州長書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三年
大比而賓與賢能此卽王制之上賢論秀而升之司徒
也以鄉射五物詢眾庶云云卽王制之習射上功習鄉
上齒也士庶之子十年就傳其教之者比閭之塾師蓋
卿大夫之老於家者教之所謂小學也至於黨庠州序
則不必有常師而黨正州長卽其師其教則六禮七教
八政之教其事則飲射讀法歲時校比之事其人則凡

比閭族黨農之俊秀皆以時遊之而肄業焉此鄉學之教周禮王制詳畧可互相考見也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合而比之釡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學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蒸敬而溫文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國學之掌於司樂也由來舊矣而樂正宗伯之屬官禮樂一也獨重禮樂者詩書所以致其知禮樂則所以使之有諸己也王制棘寄之屏周禮鱣捷之施所以簡不肖也王制之論秀以升於司馬周禮之考藝而進退之所以賢也學記則言其教導之

倫考校之法爲加詳焉世族八年入小學先儒以爲在
西郊之虞庠而十五入太學民之造秀與焉小學所以
植大學之基大學乃以探性命之本鄉學以率農民故
先敦乎禮教之大節大學所以教國子及俊秀故必陶
以禮樂之精微教雖兩分道無二致此國學之教周禮
王制文王世子學記亦詳略可互相考見也

周禮師氏掌以媯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
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
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

之貴游子弟學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至德卽中和敏德卽祇庸孝德卽孝友也三德三行六藝與鄉之三物雖有異同其實一也六儀則文以禮樂之事此師氏保氏亦主教國子爲大學之輔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

者以攻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表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

此司諫司救亦主教萬民爲鄉學之輔也

文王世子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人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此師傅之設以教世子亦所以爲大學之輔也古人之
教世子詳備如此此所以能繼世而長守社稷也學校
設而師道嚴則君德正於上人才成於中庶富保於下
此所以與井田封建相維持久道化成而臻盛治也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
之不肖者復之田畝士大夫之子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
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
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
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
何由得向善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

養便方定志於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讓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教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地民生八歲入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

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程子看詳三學條制云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者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讓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及觀光法凡數十條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五倫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

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

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不暨無微不至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不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古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小大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道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有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

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人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
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葦蕭以捍其衝流也必不
勝矣

邑後學

董廣慶繼承
汪立中品端
余最贊賢

重校

邑後學俞

鏗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八終